

明太祖



明太祖像

克城以武，
戡亂以仁。

——太祖戒諸將語——

明太祖

目次

頁數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曾經削髮爲僧 | 一 |
| 二 | 才略智謀的一斑 | 三 |
| 三 | 很有幾個出色的助手 | 九 |
| 四 | 次第收拾羣雄 | 一四 |
| 五 | 勤勞而懂治術 | 一九 |
| 六 | 頗爲重農愛民 | 二六 |
| 七 | 極意改良習俗 | 三〇 |
| 八 | 選吏與求賢 | 三三 |
| 九 | 移民與屯田 | 三五 |
| 一〇 | 防禦倭寇 | 三七 |

- 一一 也會吟詩作文……………三八
- 一二 興過兩次大獄……………四〇
- 一三 不免惑於封建……………四四
- 一四 留得孝陵供憑弔……………四七

明太祖

一 曾經削髮爲僧

明太祖，姓朱，名元璋。先世本在句容——今江蘇句容縣——業農，因困於元朝的重稅苛役，他的祖父，便丟了田地廬舍，帶着兩個兒子出走，遷居於泗州盱眙——即今安徽盱眙縣。祖父死後，因爲世亂時荒，生計艱難，他的父親和伯父，又相繼遷至鍾離——即今安徽臨淮縣。他父親共有四個兒子，他是最小的，一個，於元文宗天曆元年——即民國紀元前五百八十四年，出生於鍾離。幼年時候，祇替人家看看牛。到了他十七歲那年，即元順帝至正四年，在旱災蟲荒之後，又起大疫，他的父母和長兄，都遭了瘟疫而死。家中無法過活，除留次兄在家勉強支持外，三兄到別姓去出贅，元璋則投皇覺寺做了和尚，藉此餬口覓食。他在皇覺寺住了一個月，也苦於飲食不繼，又祇得托鉢出走，遊食於光、固、汝、潁諸州。白天，踽踽地行走於蕭條的田野間，朝着有炊煙升起的地方去尋找人家，哀求分取些殘

羹剩飯；夜裏，則投宿於破廟孤寺中。有時，一路所過，都是破院敗壁，兵火餘燼，連日無從覓取飲食，則只得勉強找些野果充饑，真是痛苦備嘗。這樣過了三年，仍還皇覺寺。

這時，元順帝沈迷享樂，昏庸無能；宰相公然貪賄，諸將擁兵傾軋，政治腐敗，官吏貪污；稅役苛繁，災荒不救。人民在重重的壓迫之下，無法生存，遂起大亂。白蓮教的首領韓山童，自稱係彌勒佛降世，又詭言爲宋徽宗的第八世子孫，和他的黨徒劉福通，兒子韓林兒，煽惑河南江淮間的愚民，聚衆起兵，攻占河南諸縣。布賈徐壽輝，也號召黨徒，起兵湖北，攻陷蘄水、黃州一帶，自稱皇帝，勢力蔓延於長江流域。鹽販方國珍，也在浙東黃巖起兵，據有溫州、台州、慶元等處。其餘糾衆起事的，更是各方都有，數達百餘處以上，真是『羣豪並起，天下大亂』了。再加竊盜乘機活躍，地方更遭糜爛。

朱元璋的二哥和三哥，也在擾亂中喪了生命。在他二十四歲那年，有一個定遠人，叫郭子興的，也聚衆占據濠州——即今安徽鳳陽縣，同元兵相抗。元兵不敢攻，卻每天捉些良民去冒功邀賞。元璋爲了避免兵禍，覺得去又不是，留又不是，大有『遍地荆棘，無法容身』之慨；不得已，乃索性脫了袈裟，投入郭子興軍中。他既投軍，頗爲英勇，同元兵相戰，每

打勝仗。郭子興也很賞識他；第二年，便任他爲「鎮撫」，他遂從兵丁而躍升爲一員將兵的人了。

二 才略智謀的一斑

郭子興的部衆，係由各方投奔而來，事權不能統一，紀律尤爲不良，朱元璋頗感到不能和他們共事，且亦不願意和他們「同流合污」。因爲他雖是貧苦的田家出身，但在做和尚時候，卻已得了一些讀書的機會；及既投軍，對於這謎一樣的時局，頗想尋求解答，遂常於得空的時候，閱覽通鑑（即資治通鑑，宋司馬光等編撰。）以期在古代的歷史中，窺探治亂的消息。這麼，遂大大的給他一種受用，所以郭子興別的部衆，多劫掠人民，獨有他的部伍，卻紀律嚴明，秋毫無犯，儼然是一種有爲的「王者之師」。他以後的所以能够平定羣豪，驅滅元朝，統一中國，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，也就是植根於此。

明史和別的野史中，都記載着他的奇蹟，如：

『母陳氏，方娠，夢神授藥一丸，置掌中，有光吞之，寤，口餘香氣；及產，紅光滿室，自是

夜數有光，鄰里望見，驚以爲火，輒奔救，至則無有。」

『遊食合肥，道病，二紫衣人與俱，護視甚至；病已，失所在。』

『嘗爲人牧牛，私殺小犢煮食之，將尾插入穴，誑主者曰：「犢陷入地中矣。」主者拽尾不能出，真以爲陷也。』

『太祖（卽元璋）在寺，嘗掃梵宇，以帚擊伽藍像，令「縮足起，待我掃。」卽縮起尺餘。』

『太祖在滁，嘗濯手於柏子潭，有五蛇來就之，因祝曰：「如天命在予，汝其永附焉。」一日，戰畢，羣坐地上，蛇忽蜿蜒其側，太祖乃掩以兜鍪，頃復報戰，亟戴之往。是日，手刃甚衆，軍法，戰勝必祭甲冑，衆推太祖功最多，乃置其兜鍪於前，甫進酒，忽霹靂大震，白龍夭矯，自兜鍪中出，挾雷火光騰空而去。自是，諸將無不畏服者。』

這種種傳說，真是多麼怪誕呀！祇因一般人，不究事理，以爲他出身微寒，能夠「貴爲天子。」一定是出於天授神護，所以多方附會，造出這種傳說。其實世間那有這種事情，凡是有常識的，誰也不會相信。但一個出身牧童，落拓爲僧的人，要做出一番大事業，成爲

一個復興民族的英雄，也當然不是一無憑藉能够成功。他所憑藉的是甚麼呢？實實在在說，第一個憑藉，便是他從讀通鑑得來的學識氣度，至於第二個憑藉是甚麼，則留待下章再說。

別話少說，再說朱元璋因爲見郭子興的那些部將，難與共事，便把「鎮撫」的兵權，交給他將，他自己同着徐達、湯和等幾位同志，帶着少數民兵，去另謀發展。他們先到定遠縣，用計收降驢牌寨的民兵三千人。原來時當亂世，各地人民，多結集堡寨，圖謀自衛，所以驢牌寨這地方，會有這許多民兵。他們又帶着這三千多民兵，向東進行，趁着夜裏不防備，到橫澗山去襲擊元將張知院，竟收降了他們兩萬兵馬。這一來，聲勢可浩大起來了，便會合了一個叫李善長的，乘勝攻下滁洲——即今安徽滁縣。

這時，是元順帝至正十三年——即民國紀元前五百五十九年。這年，有一個叫張士誠的，也聚衆起兵，攻下泰州——即今江蘇泰縣，進占高郵，自稱誠王，國號大周。他本係操舟運鹽爲業，因受富家的欺負，氣憤不過，便殺燬富家，招聚鹽丁苦役們，乘機起兵。元兵既不能勝他，第二年，便由丞相脫脫，親率大兵來征討，圍士誠於高郵，並分兵旁攻六合。六合

是和滁州相近的。朱元璋頗爲着急，說：

『六合一破，我們的滁州要保不住了！』

於是他便派兵相救，護衛着六合老弱的人民，送到滁州來安頓。不久，元兵援軍開到，來攻滁州。朱元璋又預先設好伏兵，元兵中計，果然被他打敗。但元兵勢盛，元璋怕他們大部開到，再度進攻難於應付，所以又改變方法，把奪獲的軍馬，遣父老們送還元軍，且殺牛備酒，去慰勞他們道：

『我們守城，不過防備強盜罷了，諸位勞師動衆，爲甚麼丟開巨寇不剿，來殺戮我們良民呢？』

元兵聽說，果然引兵他去，滁州遂獲保全。

元至正十五年，元璋向郭子興獻計，攻取和州——即今安徽和縣。郭子興乃派遣張天裕等諸將會攻和州。攻下後，並命元璋做總帥，統率諸軍。元璋接到這個命令，擔心着諸將不肯受他指揮管轄，所以暫且祕不發表，祇約期同他們會議。屆期，諸將都陸續到會；那時的習慣，右邊算是大位，左邊總是小位，諸將先到，都高踞在右邊的座位上。元璋則故意

後到，很謙卑的坐在左邊。等到會議的時候，元璋設計策，條理分明，出語如流；諸將則瞠目不能作一語，方纔自愧不如，稍稍屈服。議案中最重要的一條，是分工築城，限定三日完成。過了三天，元璋所擔任的一部分工事，已經如期構築完成；但諸將所分任的工事，卻都沒有一個及期完竣。於是元璋纔拿出統率諸軍的公文，毫不客氣的入踞上位，面南而坐，命令諸將道：

『元璋奉令爲總帥，統率諸公軍隊。現在諸位所任工事，都未如期完成，實違軍法，例須嚴辦！』

這一來，諸將都大爲震驚，面容改色，汗流浹背，急得惶恐謝罪求恕。元璋乃乘機派人搜索諸將軍營中所擄的婦女，分別放還，於是諸將懾服，人民大悅。

元朝派了十萬大軍，來攻和州，元璋乃統率諸軍，抗禦堅守。被圍了三個月，城中糧食將盡，城外的餉道又被元軍截斷，形勢危急非常。元璋乃又激勵軍心，出元軍不意，突出襲擊，元軍竟大敗而退，和州也就解圍，反危爲安了。

同年三月，郭子興死了。五月，元璋爲謀進取起見，乃率兵從和州出發，設計渡過長江，

由新近加入的常遇春，首先從牛渚登岸，攻下采石磯那個要塞，於是元軍沿江的許多堡壘，便全數歸附。衆將們因爲和州正鬧飢荒，爭相搬取元兵的屯糧，打算仍回和州。但元璋卻抱着一種遠志，對徐達說道：

『我們率軍渡江，幸打勝仗，這個機會，很不容易；倘若仍歸和州，則長江東南一帶，沒有我們的希望了。』

於是他便效法從通鑑中得來的項羽「破釜沈舟」的故事，把自己軍隊渡江過來的船隻，斬斷繫纜，讓它們在急流中隨波漂去，使諸將斷絕歸念，抱有進無退的決心，並對他們說：

『太平離此很近，願與諸位同往攻取。』

果然乘勝前進，一舉而得太平——即今安徽當塗縣：太平一下，立即傳令張榜，禁止擄掠。偶有兵卒違令，便斬首示衆，於是軍紀肅然，人民悅服。元璋又分遣諸將，收復溧水、溧陽、句容、蕪湖等處。

到得第二年，又進攻集慶——即今江蘇江寧，也就是他後來建都的南京。集慶攻克，

有元軍三萬六千人，乞命投降，但都惴惴疑懼，深怕性命不保。元璋便從他們中間，選拔了五百個最勇健的，叫他們來到自己宿處，充當衛兵；這夜，他解除甲冑，撤去其他防衛，坦然酣臥，直到天明，藉以表示信任，證明毫無難爲他們之意。於是那些降兵，方纔安心，并一致愛戴，都願爲他盡力了。元璋入城之後，又召集城中的官吏父老，對他們說道：

『元朝政治腐敗，災變紛起，我來，係爲民除害，務使地方安靖。凡有賢才，我極願敬禮他，重用他。元朝舊政，有不便的，改掉它；有苛擾的，除掉它；凡有官吏，切戒貪暴，不得殃民！』

於是百姓全都如釋重負，大喜過望。這時，江南重要的地方，還多元兵，元璋又遣徐達去攻克鎮江一帶，遣鄧愈去攻克廣德一帶。這年秋間，便由諸將的擁戴，稱爲吳國公，設置官佐，處理軍民各事，并將集慶改稱應天。

三 很有幾個出色的助手

就前章中所述各事，已可窺見朱元璋才略智謀的一斑。他的所以能有這種才略智

謀，則係從讀書——讀資治通鑑——得來。唐代的政治家魏徵說：『以古爲鑑，可以知興廢。』元璋可說是從「以古爲鑑」而明白興廢之道，且懂得拿書本上的知識來活用，所以他的第一個成功的憑藉，就是學識。那麼，他的第二個成功的憑藉是甚麼呢？則是人才；就是幫助他創功立業的人物。我們該知道，一個做大事業的人，尤其是一個做領袖的人，單靠他一手一足之烈，無論如何做不出大事業來，必須以衆人之才爲才，以衆人之德爲德，博採衆長，聯合衆力，纔能得到很大的成功。

朱元璋的第一個助手，實實在在的，應該首推他的夫人馬氏。這位馬夫人，原籍宿州——即今安徽宿縣，後家定遠，她的父母因避兵亂，把她寄托在郭子興處，做了郭子興的養女。後來元璋往投子興，因戰有功，子興很器重他，所以便把養女馬氏給他配親。

這位馬夫人，知書識字，賢淑仁慈，真是一個才德兼備的女子。元璋投依郭子興時，子興的兒子很討厭他，曾經把他私下關閉在空屋中，斷絕他的飲食。馬夫人欲救不敢，祇得拿些餅餌，給他充飢。一天，她正在鑊中煎餅，忽被仇忌元璋的人窺見，她急得把餅揣在懷中，竟致灼傷肌膚，潰爛成痕。後來幸被子興所知，把兒子一場訓斥，元璋纔得放出。子興部

下帶兵的人，常把擄獲的東西，獻與子興；但元璋獨沒有這些，很使子興不高興，這也全虧馬夫人密求子興之妻婉言勸解，纔少間隙。等到元璋另圖發展，軍務漸繁，軍中的文書，也是馬夫人一手掌管，井井有條，不稍失誤。一有閒暇，她又率同衆校尉的妻女，縫製軍裝軍衣，以備需用。有一次，元璋出戰，打敗受傷，被敵兵所追，這位馬夫人還親自背着他逃命。後來元璋貴了，馬夫人還是親自替他烹調飲食；有一次，因羹湯稍冷，元璋竟動怒反臉，拿起羹碗向馬夫人擲去，致她耳邊受傷，血流不止；但她依然神色自若，毫不張皇，也不鬱怒，從容熱羹重進，使元璋深感慚愧，自知暴戾。可是，這些還不算希罕。她的最大的本領，卻是善於識人，再佐以那種容忍的態度，使元璋任用賢才。她敬禮劉基、宋濂，始終如一的稱他們爲劉先生、宋先生。凡是讀過歷史的人，誰都知道朱元璋喜怒無常，性多疑忌。像他那樣多疑任性的人，怎能用得住人才，來創功立業呢！這卻全靠馬夫人的從中婉勸了。漢高祖得張良的劃策，使他懂得容忍；朱元璋得馬夫人的規諫，使他敬禮賢才。朱元璋的功業，即說是馬夫人的功業，也並不爲過；祇因中國從有史以來，都是男性中心的社會，女性不能出頭露面，所以祇好單讓男性顯身揚名了。她後來雖然冊封爲皇后，但不久便去世。等她一

去世，元璋便不免大殺自己的佐助者了。明初的事業雖然隆盛，但不能像百尺竿頭的更作上進，則對於馬夫人的早逝，我們是應當深致惋惜的。

在軍事政治方面最得助力的，還有劉基。劉基字伯溫，浙江青田人，精天文，知兵法，尤擅長於政治經濟；而工詩善文，也足爲明初一代大師，至今尚有誠意伯文集二十卷行世。朱元璋的平定羣雄，統一中國，多出於他的謀略。他是一個很有卓見的人，舉例來說，如當元璋在應天做吳國公時，長江上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一帶，雄踞着陳友諒，恃其兵強，將東下而取應天；長江下游蘇南、蘇北及浙西一帶，則有張士誠，也是地廣勢盛。元璋在相形之下，顯覺弱小。如被夾攻，萬難立足。但劉基深知張士誠的性格偏於保守，陳友諒的志趣抱着進取，倘先攻士誠，雖易爲力，正給了陳張兩人聯合夾擊的機會，那是很危險的；以爲不如先攻友諒，友諒，士誠必不來救，祇要友諒攻破，士誠便很易收拾了。朱元璋用了他這計劃，果如所料，陳張兩方，都被翦滅。又如，元璋登帝位之後，想任用胡維庸做丞相，但劉基勸他道：

『這是一隻小犢啊，當不得大任，載不起重量，用他的結果，必致毀車斷犁！』